

世界大角逐

SHIJIE
DA
JUEZHU



〔美〕理查德·尼克松 著

世界大角逐

—1999

· 不 战 自 胜

〔美〕理查德·尼克松 著
夏 青 白海南 姜焕龙 译
姜焕龙 校

吉 林 人 民 出 版 社

世界大角逐

〔美〕理查德·尼克松 著

夏青 白海南 姜焕龙 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市第十一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1印张 242,000字

1989年2月第1版 1989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600册

ISBN 7-206-00402-4

D·119 定 价：4.00元

血腥屠戮与空前繁荣

再过12年，我们就将庆祝每千年一次的纪念日，即一个新的年代的开始，一个新的世界，新的千年庆典。在这样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里，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面临着的选择将不再是我们能否把将来建设得比过去更好，而是我们能否在未来的岁月中继续生存下去。

一千年以前，我们文明的世界面临着凶兆环生的千年岁月。宗教领袖们查证了圣经预言书之后，预示说世界末日旦夕即现。在1000年，他们担心，上帝的力量将会毁灭整个世界；在2000年，我们所面临的危险是：人类的力量将要毁灭整个世界——除非我们采取果敢的行动去防止这种危险的发生。

到1999年，我们将会把20世纪作为人类历史上最血腥但却又最美好的世纪而铭记在心。在这个世纪，一亿两千万人在130次的战争中丧生——比1900年以前所有战争所杀害的还要多。然而，与此同时，这个世纪却取得了比以往任何一个

世纪都大得多的科技与物质进步。20世纪将作为一个战争与奇迹并存的世纪而载入史册，我们一定要把21世纪建设成为和平的世纪。

虽然就战争所屠杀的民众而论，20世纪是历史上最血腥的一百年，然而，就其在平时时期所取得的进步而言，20世纪又是最美好的时期。一方面，两次战争席卷了整个大陆；而另一方面，医药科学却把许多疾病从地球上一扫而光。20世纪的战争所屠杀的民众比以往所有战争所屠杀的还要多，但同时，农业的进步与发展却使更多的人民免于饥馑，从而结束了饿殍遍野的历史。

在19世纪末叶，有人认为，发展已达到了顶峰，人类不得不勤俭节约，而且必须学会在没有发展的社会中生存。

• 1876年，一家波士顿报纸在评论电话的社论中断言，“见识广博之士十分清楚，通过电线传送人的声音是不可能的。如果说存在这种可能性，那么，事物也就失去了实际价值。”

• 1878年，一位英国教授在观看了世界科技博览会上的电灯之后，评论道：“巴黎展览会一闭幕，电灯也就随之而关掉了，人们便不会再知道有这种东西的存在。”

• 1897年，一位英国物理学家断言：“无线电不会有什么发展。”

• 20世纪前夕，美国专利局局长查尔斯·H·杜埃爾要求麦金利总统废除专利局。他争辩说：“能够发明的东西都已发明完了。”

自1899年杜埃尔做出这一断言以来，只在美国就有四百多万专利获得批准。

所有关于时代有限的论调都是目光短浅的愚蠢行为，世界非但没有陷于停滞，而且各个方面都处在前所未有的发展之中。人类变革的大爆炸是20世纪的主流。数以百计的，甚至连上个世纪尚未曾想象过的发明创造已经对当前的发明创造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尽管战争和自然灾害造成了大批的人类死亡，但是，世界人口仍将会从1900年的十亿两千万增长到1999年的大约六十亿两千万。世界人口在某一世纪的过程中实际减少的情况仅只是三个世纪之前的事。20世纪的人口爆炸源于两个方面的空前发展，即医学和农业。

人类在健康事业方面所取得的进步超过了历史上同一领域的全部水平之和，象肺结核及天花这种曾经殃及整个国家的疾病已被根除。1900年，在美国1000个婴幼儿当中要有162个死亡。据估计，到1999年，这一数字将是14。250年前，英国安娜女王生了10个孩子，却没有留下一个继承人，因为，这些孩子都在未满10岁时便夭折了。

在20世纪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认为，人口的增长将会超过粮食的生产，他的这一悲观的预言在20世纪已被证明是错误的。本世纪初，在美国有40%的劳动人口从事农业，而现在只有不足2%的人生产着足以供给2.3亿美国人口的食物并且还出口几百万吨。几个世纪以来，屡受饥馑之苦，被专家们描述为如同上一代一样毫无希望的中国和印度，现在生产的粮食已超过人口的需求量。它们的人口将近20亿，是世界人口的1/3。

医学和农业的革命引起了人类估计寿命的明显增长。

1900年，美国的估计寿命是47岁，1984年是72岁，1999年将是75岁。如果增长率以目前的速度持续下去的话，那么，在下一世纪最后一年出生的人，其估计寿命将是101岁。

人们也不会忘记，在20世纪，汽车代替了马及马车；飞机远远地超过了火车；电话代替了电报；无线电，电影和电视使通讯交流发生了彻底的变革。这是一个人类开创计算机时代的世纪，是人类走上月球的世纪。

1900年，经海路和陆路绕地球一周需要两个多月，1950年，乘螺旋驱动飞机则需要4天，1980年，乘超音速喷气飞机只需24小时，到1999年，能够自由出入大气层的飞行器将会投入使用，届时，绕地球的运行时间则以分钟来计算。

本世纪目睹了初始新闻媒介从印刷报纸到广播文字直至到电视映像的发展过程。在过去，独裁者完全可以把一个国家孤立于外部世界，从而控制人民所得的全部信息，但是，那个时代已经过去。外国无线电广播已经超越国界。而且，到1999年，卫星电视直播将会代替目前的转播媒介。

就物质的进步而言，20世纪是历史上最繁荣的世纪，然而，谈到政治的进步，历史记录却令人失望、沮丧。

科技革命给我们的最大启示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启示，即只有人能够解决人类自己造成的问题。科学技术能够解决物质上的问题，但却无法解决政治问题。下一世纪最大的挑战之一将是抛弃感叹和沉湎于我们的科技能力，让这种能力在我们努力驾驭的深刻差别之中发挥作用。这种差别存在于，而且将永远存在于那些信奉完全相反的意识形态的民族之中。

纵观历史，人类从来没有象在20世纪那般地误解战争发

生的原因以及战争所带来的结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iles (1866—1946) 英国小说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译者注〕写道，“人类历史越来越变成了教育与灾难的竞赛。”威尔斯只期望靠知识去创造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界。他把知识误当作智慧。在没有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侵略者之前，德国人受过最好的教育，日本人民是世界上最博学的民族。

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 1856—1924〕，于1913—1921年任美国第二十八任总统，曾获1919年诺贝尔和平奖。译者注〕宣告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目的是废除专制政府，使世界安全、民主。但希特勒、墨索里尼及斯大林的独裁政治却恰恰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产物。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民主取代了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独裁政府，但却极大地加强了第四个独裁政府——苏联。作为核超级大国，莫斯科与柏林、罗马、东京三方的所有独裁者相比，目前在军事上是比较强大的，这对自由与和平是一种极大的威胁。

两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君主专制制度和殖民主义，但并未在世界范围内扩大具有代表性的民主。本世纪初，有11%的世界人口生活在民主的社会中，20%生活在君主制度下，69%生活在没有自主权利的殖民地中。今天，世界上只有16%的人民生活在稳定的民主社会里。本世纪初还只是地下阴谋集团的极权共产主义，现在统治着多于35%的世界人口。其余的49%生活在非共产主义的独裁制度下或不稳定的民主社会中。虽然有一些民族取得了进步，但更多的却是倒退了。

随着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以及美国的前殖民地相继获得独立，第二次世界大战标志着欧洲殖民主义开始的开始。这一发展受到了西方开明知识分子的热烈欢呼，然而，

冷酷的事实却是，数以百万计人民的生活现在比处于欧洲殖民者统治下的时候还要贫困，甚至还不如殖民主义者占据首位之前的水平。在许多国家，一种新型的，更恶劣的殖民主义已经代替了旧殖民主义。19个东欧国家，东南亚、非洲以及拉丁美洲，虽然形式上是独立的，但在经济上，军事上和政治上却完全受控于苏联。总的说来，政治平衡表是呈否定状的。20世纪影响最大的发展并不是殖民主义的结束或民主的扩大，而是极权共产主义的不断成长。

20世纪中，虽然民众满意政府尚还不是全球的事实，但确实有许多这样的政府思想获得了成功，这几乎是全人类的渴望。在那些没有民主传统的国家，现在也产生了自由选举的要求。这种强烈的民主意识甚至深刻地影响着独裁政治本身，在过去，独裁统治声言，统治是他们的权利；而今天，大多数独裁者却要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统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绝大多数共产主义独裁政府总把自己描述为民主的政府。

1999年，当我们回首20世纪的时候，我们将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人类军事力量的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进步使人类自身在发展政治技术，建立教育机构，维护世界和平以及在利用科技成果方面裹足不前。我们在21世纪的任务便是消除科技技术与极为落后的政治艺术之间的不平衡。

原子能的释放是20世纪最令人恐怖的遗产。二次大战结束时，美国只有三颗原子弹，其他国家则一颗也没有。而今天，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及中国共有5万多枚核武器，其中大部分所具有的威力远远超过了毁掉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的威力。

尽管人类在本世纪内取得了辉煌的成果，然而，对其未来的展望，仍有许多人持悲观的态度，一些专家认为这是对核战争的忧惧所造成的结果。核战争将会使儿童畸型，扭曲我们的文化价值，使现代人变成身心残缺的怪物。专家们断言，我们即将来临的灭亡使许多人变成了偏执狂。

然而，人类创造核武器的智慧同样创造出了青霉素和航天飞机。有些人对科学技术所能带来的利益寄予很大的希望，但却对同时可能出现的灾难哀叹不已。事实上，这种对比只不过是一种臆想罢了，我们对核武器灾难的恐惧就是一个荒谬的自我折磨的例子，真正的灾难是战争。核武器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且一直是防止千百万人死于以常规武器所进行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力量。我们必须对无法变更的现实有个清醒的认识：核武器不会被废除，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决不会出现防止核武器的完美防御，而且，我们必须学会在核武器环境中生活，否则，我们将由此而毁掉自己。

核武器未必能够毁灭人类，但是，如果我们因核武器的存在而不能处理东西方的政治差异，对核武器的恐惧便肯定会导致毁灭人类的结果。无论有无核武器的存在，东西方政治差异都是战争的根源。

20世纪目睹了最血腥的战争也看到了人类历史上的最大进步。在这个世纪中，人类认识到了自己最具破坏性和最有创造性的能力。42年前，温斯顿·丘吉尔在密苏里州的弗尔顿发表演说时就已认识到了这一矛盾现象，他说：“石器时代也许会乘科学的闪光羽翼而重现，对于人类物质生活的祈求也许会导致整个世界的彻底灭亡。”下一个世纪将是哪一种历史遗物决定人类的命运呢？作为自由世界中最强大的民

族，美国对于确定历史遗物的作用负有重要的责任。

令人遗憾的是，许多美国人却不愿担负这种责任。就客观事实来说，普通美国人从来没有真正的责任感，他们虽然比过去健康了，生活富足了，居住条件改善了，他们具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具有更多的金钱，但是，他们的责任意识却更弱了。一个世纪以前，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以及民族的扩张，美国人便张口不离命定说〔指一种认为美国扩张其领土系天命所定的反动史观。的译者注〕普通美国人的潜力受到疾病和贫困的限制，但其精神需求却是无限的。而今天，绝大多数美国人富足了，但我们却常常在猜度我们自己及我们的个人价值上浪费创造性的潜力。

除非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否则就无和平与自由可言，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事实，但却使许多美国人深感不适。记得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 (1901—1976)，法国小说家，批评家和政治家。译者注〕曾经对我说，“美国是历史上第一个不试图成为世界大国而成为世界大国的民族”。然而，如果我们不去领导这个自由的世界，我们就将失去领导自由世界的机会。

不管我们喜欢与否，美国必须肩负起领导的责任。我们的国家并非完美的国家有，人声言，美国的不完善意味着它没有权利在世界上起主导的作用。但是，如果美国退却了，在这个世界上所剩的唯一超级大国将会是更缺善意，更不具道德信任感的大国。

越南的悲剧挫伤了美国，这倒并不是因为我们出兵越南，而是因为我们在那儿受到了损失。虽然越战的失败发生在我们失去战斗力的两年之后，但这一事实并没有减轻美国

人的痛苦。在外国朋友看来，失败伤害了我们的自尊，但在我们的对手看来，失败却是削弱了我们的势力。然而，最大的损失是在国内。在越南的失败使我们的民族产生了混乱。我们的民族是一个不曾体验过失败的民族，这个民族把战斗中的胜利看作是正确事物的成功。越战的失败激励并强化了存在于美国人性格中的孤立主义倾向，产生了不利于我们自己的分裂状况，使我们当中的一些人错误地认为，他们的政府曾经进行过可耻的战争而绝没有做出什么高尚的举动。

有人说，现在，美国人对自己民族的自豪感已经得到了恢复。更确切地说，由于几年来稳定的经济增长，而且由于来自国外的绝大多数坏消息都是关于比较孤立的恐怖主义者的事件，或者是偶尔发生的波斯湾小冲突，因此，许多美国人觉得情况比8年前好多了。

然而，不经磨难考验的民族自豪感是没有生命力的，缺乏对我们的国际责任认识的民族自豪感不过是一种空洞的情感而已。对于国际责任，我们深感骄傲，然而，不愿承担这种责任的民族自豪感则是自私的表现。我们经常所说的民族自豪感的恢复只不过是一种自鸣得意的、轻松自在的沾沾自喜而已。真正的自豪并不来自于对冲突的逃避，而恰恰是来自于为我们的原则，为我们的利益，为我们的朋友而进行的战斗之中。

要想在美国人民当中，在我们的朋友和盟国当中建立永久的信任，就得需要完成多次成功的但比较小的军事使命，诸如进犯格林纳达和空袭利比亚等。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能够象美国人民一样地无忧无虑、生活富足。无论是我们的伟大力量还是我们的伟大造化都要求我们在国际国内事务中采取各种不同的对策，其最终目的就是使世界

更安全，更美好。在这场为自由和平而战的斗争中所下的赌注远远高于历史上任何武装的斗争所下的赌注。如果美国不能够担负起其全球责任，西方就会失败，而且在下一个世纪，世界将肯定会比本世纪更为危险和残酷。

如果我们要接受这一挑战，我们就必须抛弃对世界如何发挥作用的幻想。

美国人总是认为，冲突是违背人道的，所有国家的人民基本上都一样，差别只不过是误解的产物，而且认为，永久、完美的和平是能够达到的目标。历史证明，这些主张都是不能成立的。多少世纪以来，国际争端一直是亘古不变的事实。民族差别只是体现在诸如政治传统、历史经验、主导意识等基本方面，这常常蕴育着冲突。利益冲突——我们真正互相理解的事实往往导致争端以致于最终诉诸战争。只有当国家接受了冲突存在的事实，并力求通过力量平衡而加以调解，总和平的持久阶段才会产生。

许多人举着标语上街游行，要求“和平”与“全球裁军”，他们认为解决战争危险的唯一途径就是由一个国际组织维护世界秩序。20世纪打破了许多神话，但却没有一个神话能够比认为国际组织会带来完美的和平这一满怀愿望的认识更具有破坏性的了。

本世纪中，在世界秩序方面有两次大的实验，即国际联盟和联合国，两者的失败都相当悲惨。在要求美国作为国际联盟成员国的讲话中，伍德罗·威尔逊宣称，“这是和平的绝对保证，是用语言反对侵略的绝对保证”。国际联盟成立不到20年之后，世界便陷入了历史上破坏性最大的战争之中。

弗兰克林·D·罗斯福对联合国的认识也是比较乐观的。他曾争辩说，“这次我们决不能对建立国际秩序感到失

望，国际秩序将能够维护和平并随着岁月的流逝实现国家间的完全的公正原则”。然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联合国建立以来，世界上已发生了120次战争，有1800万人在这些战争中丧生，死亡人数之多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总数。

一些世界上最有能力的外交官在联合国代表着自己的国家，这恐怕是最令他们感到头痛的任务了。他们可以谈论一切事务，但却难以作出任何决定，他们值得我们的尊重和同情。然而，美国决不能把影响自身利益的问题提交给我们深怀偏见的集团。

在现实世界中，只有六辆坦克的小国家或是只有一颗炸弹的六个卑鄙的恐怖主义者，比起以其宏大、壮观的声势在东河〔美国纽约州东南部的水路，连接曼哈顿和长岛，并连接纽约湾和长岛海峡。译者注〕召集的联合国大会具有更实际的权力。促使世界走向进步或邪恶的只有权力，而且，没有任何的主权国家会愿意把自己的权力交给联合国或是其他的团体——现在和将来都是如此，这是国家的不可移易的特性。我们越早地面对这一事实，而且美国的人民，尤其是西方的人民越早地不再为其势力的强大而具有负罪感，那么，建立在国家权力的稳定、平衡之上的真正国际秩序就会越早地实现。

世界和平与国家权力是不可分的。没有国家权力的应用，就不会实现无论是战略方面的、地缘政治方面的，还是有关人权方面的对外政策的目标。如果美国的领导阶层不认真地面对这种现实，美国就会失去在世界事务中作为一种势力而永远发挥作用的机会，因为，它将根本就不再是一种势力。

过去的40年里，我访问了90个国家，所见到过的所有领

领导人中只有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留给我的印象最深刻。他对促使世界前进的巨大力量具有博大精深的理解，而且具有深邃的洞察力。我对20年前与他会面的情景至今还记忆犹新。他在自己朴素的办公室里踱来踱去，不时地用他那富有表现力的手势和引人入胜的类比加强其不十分连贯的论断。他把世界比作一片巨大的森林，里面有参天大树、小树和藤蔓树丛。他说，参天大树就是苏联、中国、西欧、美国和日本。剩下的便是小树了，这当中有些可能会长成参天大树。而那些‘藤蔓’由于缺乏人口和资源，是没有希望成为参天大树的。

我确信他会同意这样的观点，即有两棵参天大树高耸于其他之上——美国和苏联。在本世纪未来的年代里，我们外交政策的日程有必要必须集中在美苏的问题上，但不能仅限于此。我们必须在以下四个方面具有新的创见。

- 我们必须与苏联发展一种新的相互生存关系，即当两国之间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并将继续进行全面竞争时，它们会因共同的利益而避免由于彼此间的矛盾而引发的战争。

- 对于西方整个利益的防御，在西欧和日本就其资源和力量来讲，逐步作出应有贡献的同时，我们以及我们的盟国必须担负起更大的国际责任。

- 我们必须继续开拓并发展美中关系，主要集中于经济和政治合作方面，之后，在可能的情况下发展军事和战略合作。

- 我们必须在第三世界发展一种更具有创造性的政策，以促进和平、自由和繁荣。具有讽刺意味

的是，将在未来几代人身上出现的最有生气和戏剧性的变化往往是发生在那些最没有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国家中。

如果我们能够担负起领导世界的责任，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在范围上和复杂程度上都将是令人兴奋的。然而，赌注不能再高了。到1999年时，人类的破坏能力将是无限的，同时，进步发展的能力也将是无限的。一个世纪前，根据已有的发明和进步，许多人认为我们已经达到了顶峰。而现在，我们知道，我们只不过是刚刚起步而已。

我们站在巨人的肩上。20世纪巨大的科学突破仅仅是我们21世纪科学突破的前奏。我们能够减轻劳动负担，发现治愈可怕疾病的方法，并为全世界所有的人民消除饥饿的剧痛。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实现我们的基本目标——把21世纪建设成为一个和平的世纪。

1974年，我在克里米亚与勃列日涅夫进行了最后一次私人会见。当翻译把我的一句话译成俄语时，我草草地在一张纸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和平就象一株脆弱的植物，要想让它活下去，就必须经常照看、施肥。如果我们不悉心照看，这株植物就会枯萎、死亡。”本世纪，我们没能应付这一挑战，但下一世纪却决不能这样了。

在本世纪末之前的12年时间里，我们将规划21世纪的世界蓝图，抓住这一时机是绝对必要的。这样，在1999年，当我们从历史的高度回首往事时，我们将会看到，我们并没有失去机会——把下一世纪建设成为人类文明史上最美好的而不是最血腥的世纪。

36年前，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

(1880—1964) 美国将军。译者注] 对国会的一次联合会议说,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替胜利”。他因此而受到全体起立的欢呼。他指的是常规战争。然而, 在核战争中将不会有胜利者, 而只有失败者, 但仍旧不会有可以替代胜利的东西。

苏联人寻求无需战争的胜利。我们的回答不能仅仅是没有胜利的和平, 我们也必须寻求无需战争的胜利, 但我们要寻求一种不同的胜利, 我们不是要寻求对任何国家和民族的胜利, 而是要寻求自由思想对否认自由的极权专制思想的胜利。我们为所有人民摆脱政治压迫的权利而寻求胜利, 我们寻求对世界上存在的贫穷、苦难和疾病的胜利。

苏联人为实现共产主义世界的目标而奋斗, 我们则为实现自由世界的目标而奋斗, 在这样一个自由的世界中, 人民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统治者和被统治的方式。苏联人认为, 历史站在他们一边, 而我们必须明确, 当书写下一世纪的历史时, 历史一定要站在我们一边。